

金門人，島外自覺運動

人們遺忘的速度比記憶還快，我們總得透過對於故舊生命的了解，才能對自己有所思考；而充滿感情的痕跡，也唯有仰賴自己，才能夠將之留存延伸。

文·圖片提供／董振良

因 為戰地政務的實施，金門和馬祖始終像是連體嬰，一起出門面見台灣父老，一起挺胸抵擋對岸子彈。但是，除了家鄉人，事實上，「台灣人」總不了解：金門、馬祖兩個島嶼，無論在地理位置、語系、文化起源等背景上，其實都有相當大的差異。不過，因為政治因素，金門、馬祖卻都面臨相同的軍管時期，不平等的遭遇；這一點，倒確實讓金門人與馬祖人凝聚在一起。而所謂的「金馬共同體」，也就是靠人民的力量，從十多年前開始串聯起來的。

一九八七年， 台灣解除戒嚴

一九八七至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七日金馬解嚴，近五年的期間，當時我和幾位金馬地區人士，以當時最激烈的社會運動，用抗議、靜坐、諷刺、嘶吼、憤怒、金馬人辦活動的方式，「衝撞」戰地軍管體制，在台灣，為自己的家鄉爭取生存的尊嚴，以及平等的待遇。這樣的力量結合，正是蘊釀運動的開始，更是



推動改革的源頭。就如同在十多年前，埋下一個種子，等待它的孕育。

十年前的「再見金門」計劃

一九九〇年，我將小時候的成長經歷，與金門人不得不離開自己家鄉的苦衷，寫成劇本《再見金門》，乃是受到法國導演亞倫·雷奈的電影《戰爭終了》的影響。欲將金門冰冷的戰地碉堡下「戰爭未了」的氛圍感受，以真實誠懇的態度述說出來。劇本以自傳性的色彩，呈現一個有著三男三女的傳統金門家庭，在「單打雙不打」的歲月裡，一直脫離不了不安與悲劇性的命運。為了能將此一劇本拍攝成電影，我在金門解嚴前夕，集結了一群關心金馬的鄉親與文化工作者，舉辦了座談會，並

金門人在「單打雙不打」的歲月裡，一直脫離不了不安與悲劇性的命運。

著手計劃募款。這些人有的還在當記者，有的是公務員，有的開傳播公司，或在報關行工作。會議中，除了討論如何使一部述說家鄉金門處境的電影得以實現，尚有更多的熱情，是關注在與金門生命相息的議題上，並著手募款。每個人都積極思考發言，除了提出一些具體的執行方法，也運用本身的能力與資源，使之發揮最大的效益，甚至實際捐錢。例如為金門寫歌的董群耀，即承諾：他母親在金門被流彈打中所申請的補償費，如果撥下來的話，想以母親的名義，捐出一部份做為經費——這也是他替母親討回公道的一種方式。

透過這群想為金門有所貢獻的人士所召開的座談會，凸顯了金門所遭受的種種委屈；希望透過藝文活動，表達出對制度的不滿。儘管因為金門尚未解嚴開放的政治因素，媒體給予的回應和關注，受到干擾，甚至停拍，但對這些付出心力的人來說，影響非僅一時，而是持續。但是，當初在座談會上所發出的聲音，十年以來，我們不曾間斷。除了拍紀錄片、電影，舉辦影展及各種文化活動，還通過各種形式在推動。

十年前，為《再見金門》發聲；而默默努力的這一群，在這不算短的奮鬥期中，幾乎都坐上了穩固且傑出的位置。例如：一直都在電影資料館工作的黃庭輔，不斷追求影像創作，拍攝了台灣第一部紀錄人體模特兒的《台灣魔朵》；當時還是記者的曹原彰，經過一番努力，投身政治界，現在是馬祖的立法委員，也是金馬地區兩岸交流協會理事長；李錫奇老師，在畫事上精益求精，



充滿感情的痕跡，也唯有仰賴自己，才能夠將之留存延伸。

精，得到多個國際性藝術大獎，揚名海內外；楊肅民和董智森分別是中國時報與聯合報的資深記者，並經常受邀上電視節目發表議論；張國治老師在教職之外，持續發表文字和攝影的創作；曾做過報關行的董東漢，也已是金門縣議員，職司處理地方事務；楊樹清以報導文學方面的長才，完成了繁複龐大的金門學研究編輯；而翁明志則由一位民主改革運動者，進而成為福建省秘書長；這群人都始終不曾放棄他們對故鄉的繾綣愛戀。

十年後「再見金門」的發酵

十年後的今天，在「金門縣紀錄片文化協會」積極尋求各方資源的努力下，金馬不再用激烈的社會運動方



式，而改以文化的方式和手法，對社會大眾展現解嚴十年後的成績。於4月上旬舉辦的「台北人・故鄉事」『馬』年『金』好玩藝文週」，是一個讓沒去過、或曾經去過、以及來自金馬的台北人，可以在濃濃春意

標，然政猶
共脫，卻
反駁析作
的斑駁工
上然不史
牆已至文
紅語甚而
府在爭

裡，感受並認識金馬的活動。第一站即選擇社區互動良好的永康公園。除了有「名產特展」外，更結合了多元的藝術創作，不論是影像、音樂、文學、美術等，都試圖以文化的眼睛，去照見金馬多面向的窗口，並邀請前述一直在為金門貢獻的人士，以及其他文化工作者，配合影片放映及藝文講座，為台北人展現金馬的故鄉事，並且試圖挖掘金馬以往不為人知的各個層面，甚至還要持續滾動至台灣全省，使兩個城市的文化，在一個有企圖的活動中交流迸放，互相發現。

再見，再見十年後的金門

紅磚牆上的反共標語已然斑駁脫落，甚至不復析辨，然而文史工作者、政府和人民三方卻猶在爭辯：這些具有歷史感的文字，是應該保留，做為生活的見證？還是為了兩岸和平發展，去除「共匪」的污名，拋開過去向前走？

其實，人們遺忘的速度比記憶還快，我們總得透過對於故舊生命的了解，才能對自己有所思考；而充滿感情的痕跡，也唯有仰賴自己，才能夠將之留存延伸。

只要還有人繼續說，還有人繼續聽，政治人物和文化工作者，才會以各種形式、不間斷的努力、執行、企劃，以及補助，就像冒芽成長，又重新播撒的樹種，總會蒼蒼鬱鬱，蔚然成林。

源